

# 在半山崖线读懂山城

## 半山崖线

■文/孙小芳

半山崖线，是一条绿意盎然的步道，也是一本厚重的山城立体史书。

步道起于李子坝抗战遗址公园，止于平顶山公园。五大公园30多个星罗棋布的文化点位，像璀璨的珠宝一样点缀在半山崖线这条全长约28公里的缎带上，形成一条融合自然风光、人文探寻与休闲健身的城市慢行廊道。

在李子坝抗战遗址公园，你可以了解抗战时期的金融、军事及文化。

李子坝观景平台人山人海，激动沸腾的人群姿势统一：手持长枪短炮齐齐仰头，当“隆隆”声起，轨道列车矫若游龙，一头钻进居民楼，瞬间呼啸而出。有人张大嘴巴“吞吃”列车，有人举起双手“托住”列车。山、水、城、轨，方寸间霎时同框，令人惊叹连连。

再往前走，就来到了鹅岭公园。它始建于1909年，原为李耀庭的私家花园，又称“礼园”。礼园早已超出了私家花园的格局，这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，里面有生动的山城近代史。园里那棵170多岁的黄葛树，见证了山城风起云涌的过往。

最近大火的鹅岭栈桥，是连接鹅岭公园与佛图关公园的空中纽带。远远看去，栈桥像是峭壁硬朗的腰间系了根柔软的绸带。栈桥凌空架设，栏杆是通透的玻璃。只能单向通行，恰如人生不可逆。身旁苍翠崖壁，脚下镂空格栅，前方单轨穿楼，远处江景茫茫，山城魔幻的地形须眉毕现。

佛图关壁立千仞，雄关扼要，自古“四塞之险，甲于天下”。从刀光剑影的冷兵器时代到炮火连天的近现代，佛图关经历多次战役，仍然百折不摧。

路过杨闇公铜像，让我们向革命烈士致敬！佛图关大型浮雕栩栩如生：昔日商旅，驮马蹄疾，我仿佛听到“得得”的蹄声在崎岖的古道上回响。崖壁上，布满唐宋及清代民国年间的摩崖题刻。

也是在这儿，轨道交通2号线沿着嘉陵江一路疾驰，一头扎进佛图关的山花烂漫里。千年古关的雄浑与单轨穿越花海的浪漫在此相遇，成就了“开往春天的列车”的美谈。

沿着山崖步道继续前行，偶遇了“故宫红墙重庆分墙”。绿树红墙青石板路，若阳光晴好，墙头浓荫蓊郁，墙上光影斑驳，悠然前行，仿佛穿越到了紫禁城的宫墙巷弄。

虎头岩公园里的新华日报总馆旧址，在风雨如磐的岁月里，那些振聋发聩的革命真理就从这里发出。

龙泉洞依崖而建，被称作重庆版悬空寺，如一隐士藏于喧闹繁华处。平顶山公园一岗突起，山顶平阔如案。在远方磅礴大气的晚霞里，愉快地结束一天的行程。

走在被阳光偏爱的步道上，一不小心就踩在了历史的册页上，触摸着历史的肌理，一路行走一路震撼。全程下来，仿佛完成了一次从古至今的穿越与洗礼。



▲半山崖线步道  
张坤琨 摄

## 一条步道的美学叙事

■文/安卡

### 重钢崖线山城步道



亮灯的重钢崖线山城步道 税童怡 摄



重钢崖线山城步道串联起了重庆工业博物馆、义渡古镇等景点。

同一个地方待得太久，我总会不定时逃离，以行走的方式，让身心沉潜于草木山河间。这个冬日的某天，大雾弥漫，迟迟不肯清醒。我去到大渡口，去探访一条长在山崖上的步道。

出发前未做过多攻略，仅知晓大致方向。这条绵长的重钢崖线山城步道入口众多，我择取一段，从重庆工业博物馆启程。

博物馆空寂，门口一个硕大的退役机床，让我产生一丝幻觉——震耳的轰鸣声从钢铁骨架里渗出来，工人们在机床旁穿梭，油污浸亮了他们的袖口，额角的汗珠顺着皱纹滚落……这里曾是山城工业的脊梁——重钢，现已搬迁至长寿区。时代总是滚滚向前，曾经的厂区以化作博物馆的方式留存记忆。复古工业风，偏爱退役工业器械——高耸的烟囱、老旧的蒸汽机、汉阳铁厂微缩模型、西迁文物墙……这种粗糙的质感、沉静的色彩和充满故事的物件，是对抗千篇一律的精致与浮华，或许更是对过往的重构与致敬。

江雾裹着风穿堂而过，掠过锈蚀金属的低沉回响。我有些慌乱，仿佛打扰了一个时代沉寂的忧伤。于是转身走出博物馆，走向崖线步道。

步道顺着山崖的脉络铺展，红灰相间的塑胶步道嵌在崖壁间，贴山蜿蜒，这是一个与工业风完全不同的野趣时代。

这条步道依然只我一人，前方依然是拨不开的浓雾，山下是工业博物馆的轮廓与若隐若现的长江。我像是走在一个前不见古人、后不见来者的梦境。这个梦境里，有镇守大地的山体，有未经修枝的枯树，有自由生长的杂草，我行在其间，无需思考前路方向，无需高声与人，只需跟随和沉默，沉湎于山野的宁静与辽阔。风过，一枚褐黄的枫叶从枝丫飘落，我得以邀它同行。被季节褪去

绿装的枫叶，不知它是否见证过工业的变迁和步道的蜿蜒。

行至半途，太阳拨开云雾，洒下细碎的光芒。我停下来，凭栏望向远处。长江被雾气轻拥，粼粼波光隐约可见，江水和雾气营造出了大地的云端，烟囱与厂房有了海市蜃楼的写意，马桑溪长江大桥轻盈成一片张开的渔网，向江中打捞鱼群或是岁月的碎片。这一刻，工业的硬朗与山水的温婉，达成了奇妙的和解，晕染成一幅有烟火气的水墨画卷。

步道藏着孤独的底色，却从不拒绝同行者。一位肩头扛着锄头，着绿色棉服的大姐走过来，我们并肩而行。她肩头的锄头还沾着泥土，有着山野的清新。大姐说她从乡下进城，帮儿子带孩子，空时便在山崖下寻了块空地种蔬菜。说起菜地，她的话便多起来，眼角的皱纹漾起藏不住的笑意。她说今天送完孩子上学，就去菜地看看，顺便摘点新鲜的蔬菜回家。短暂地相伴后，她走下山崖寻她的菜地，我继续沿步道行走。

四十分钟的走走停停，雾气在不知不觉中渐渐消散，崖壁上的步道、远处的大桥，开始变得清晰。雾散后的世界多了几分澄澈，却也淡了几分朦胧诗意。行至步道尽头，一面蓝色彩钢围挡骤然将前路截断，像一个数次反转的故事，在最紧张处戛然而止。我只能沿下行道至滨江公路，一座断桥赫然入目：一端桥面与多柱式桥墩已然成型，另一端却仅留平整切面，与刚走过的步道相距不过百余米，却未能连通。或许不久后，它们终究会携手。此刻我却莫名欢喜——这种残缺，也是留白，为这段旅程添了几分想象的余地，也让美挣脱了圆满的桎梏。人生本就沒有完美的轨迹，那些突如其来的停顿、不曾圆满的遗憾，或许才更真实。